

且去山里躲几日

张君燕

间,竟有雾气从山谷里漫上来,一大团一大团,缠在枝丫间,绕在山峰里,真像古人说的“仙气”。

给雾气镀上层金边。山涧里的水却热闹起来,哗啦啦地淌,水色是透亮的绿,水底的鹅卵石看得一清二楚。两



山水人家 李昊天 摄

雨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云开雾散时,山尖上还挂着水珠,阳光漏下来,

个孩子早按捺不住,脱了鞋就往水里跑,脚丫子踩在冰凉的溪水里,惊起一

蛇哥

夏幼华

“老四,看好了!”蛇哥蹲在田埂边,嘴里和我说话,眼睛却一直盯着一个小洞。他突然对着洞口“咕咕”地咤咤舌头。那声音很特别,闷闷的,好像还有点回音。然后他用手顺着洞口掏进去,泥水顺着小臂往下淌。一会儿工夫,准能拽出一条扭动的黄鳝,黄褐色的身子在阳光下闪着水光。

我掐灭烟头,发现阳台地板上已经丢了四五根烟蒂。暮色渐浓,海风裹着咸涩扑面而来,却吹不散记忆里稻田的土腥气。我们上小学时,下午不上课,母亲总是安排我去田埂上挖猪菜。每回从蛇哥家门前路过时,他只要没事,总要喊一句:“老四,打一撒腿破?”

打撒腿就是玩鸡娘棋,随地就可以玩。棋盘是用树枝在泥地上画的,蛇哥总是当鸡娘,拿一粒大石子,守住一个三角形,里面是“丰”字少一横,这就是“鸡窝”。我持六粒小石子当六只小鸡,在方格子里按规则进攻鸡窝。他总是一边下棋一边扯咸淡,说哪家祖坟风水好,哪户白事办得排场讲究,哪座山脚下出鬼。那些话从他那黄黑的牙缝里吐出来,带着早烟的味道,有时我被逗得哈哈大笑,有时听得毛骨悚然。等到日头西斜,我才惊觉猪菜篮子还是空的。这时蛇哥就会拉着我溜进屋场的红薯地,两人猫着腰一顿猛薅,凑够一篮子就飞奔回家。

我捏烟的手一抖,突然想起蛇哥曾说过,淹死的人的魂会变成鱼。三十年前他带我在池塘放生过一条鲤鱼,鱼尾拍起的水花溅在他折腰裤脚上,淡淡地湿了一片。

我拉开手包,摸出个薄铁皮盒

子。去年回老家时,顺道到镇中心小学接侄孙子回家,看到文具店里居然有塑料鸡娘棋,用个小铁盒子装着,很精致。一时兴起,买了就一直放在手包里。塑料棋子冰凉光滑,和记忆里温热的石子触感截然不同。

我在阳台的地板上摆开棋盘,左手执大石子,右手持六粒小的。自己和自己对峙着,耳边好像响起蛇哥的声音:“老四,你的棋艺没长进吧,鸡娘被困死了。”他的手指点着某个交叉点,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净的泥垢。

窗外完全暗了下来,我把棋子一个个收回铁盒,塑料和铁皮的碰撞声让我想起丧事上的铜锣。蛇哥最拿手的就是主持丧事,谁家老了人,他准第一个到场。前些年回老家送殡,已然老态的蛇哥依然挑着扁担,扁担的一头还是系块土砖,另一头吊着大铜锣。他的背明显驼了,树根一般粗糙的手打起锣来却依旧稳当。

微信响了,堂哥发来了蛇哥的殡仪流程图,现在的殡仪公司操办丧事,比蛇哥当年帮别人家操办时更精准、更顺畅,时间精确到分钟,但总觉得缺了点我们儿时的那个况味。微信视频里看到灵堂布置得比较简单,蛇哥的遗像还是当年办五保户证件时拍的。照片里他笑得有些拘谨,皱纹却比记忆中浅很多。中专毕业后,我在乡里上班,蛇哥的五保证还是我帮着办的。去年的清明节,他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,我摇下车窗笑道:“蛇哥,打一撒腿破?”他眯着眼迟疑了一下,我感觉他的上下眼皮之间一直有眼屎牵引着,好像两只眼睛不一样大小。他突然咧嘴笑了,露出了缺了半颗

家住太行山脚下,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山里。但若想觅得与世隔绝般的清静与清凉,需再往山里深处进发。沿着新修的盘山公路一路向前,不过半个时辰,车窗外的景致便换了模样。回头看,群山已被甩在身后;往前瞅,山峰仍层层叠叠,没有尽头。举目四望,皆是黛色的山影与浓得化不开的草木,郁郁葱葱、蓬勃旺盛。在这里,蝉鸣变得疏朗起来,风从车窗溜进来时,竟带着些微的凉意,像给发烫的皮肤敷上了片薄荷叶。

山里的凉是有层次的。先是漫过脚踝的舒爽,再是缠上胳膊的清润,最后连头发丝里都渗进了凉意。海拔往上一程,气温便往下降几分,像是从盛夏一步跨进了初秋。最妙的是山气,带着松针的清苦、泥土的湿润,深吸一口,连肺叶都像被洗过一般,再没有空调房里那股子沉闷的味道。

山里的天,是孩子的脸,前一刻还晴着,转过一道弯,远处的山头就浮起一团黑云,墨汁似的往周遭晕染。孩子指着那云问:“是不是要下雨了?”话音未落,风就急起来,路边的野花野草使劲儿地晃,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车窗上,转瞬就织成了白茫茫的雨帘。车在盘山路缓缓行着,雨雾里的山忽明忽暗,树影幢幢

电话响起时,我正在一千公里外的海边度假村阳台上落目。堂哥拉着特有的沙哑喉咙:“老四,蛇哥走了,失足淹死的,明天下葬,你可得空回来烧炷香?”

我很惊讶,消息太突然了。望着远处海天交界处的蓝白色,突然觉得那颜色像极了小时候村里办白事时挂的蓝布、白布。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阳台栏杆,水泥的粗粝让我想起蛇哥那双布满老茧的手。

“现在不是搞殡葬改革么?三天就要办结。我休年假,今天才陪你弟媳妇到这边,刚安顿下来,马上赶回去肯定不现实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“晓得了,你也难得出去放松一下,只是蛇哥的情况不一样,无儿无女的。我帮你向花子哥解释一下吧!”电话挂断前,我听见那边传来隐约的锣声,像是蛇哥平时走在出殡队伍最前面敲的那种。

放下手机,我找出烟盒。平时我不怎么抽烟,有时喝酒到兴头上会连抽几根。海风太大,打火机咔嚓了好几声才点燃。一口烟吸进去,眼前浮现出蛇哥那张布满皱纹的脸,像晒干的橘皮一样黝黑发亮。

蛇哥大我近二十岁,应该是属蛇。我记事起他就住在花子哥家。蛇哥和花子哥是堂兄弟,跟我们同一祖堂,都没出五服。蛇哥从小没爹没娘,一生未成家。年纪比他大的都是喊他蛇儿,我们喊他蛇哥。蛇哥没上过学,但好像什么都会,村里没有他干不了的农活。

青壮年时期的蛇哥,剃个光头。夏季总是光着膀子,皮肤晒得黑里透黄,下雨天身上都不会沾水。穿着一条折腰短裤,裤腰是洗得发黄的白棉布,下面一截是染黑了的棉布。一条黑布绳子常年系在壮硕的腰间,赤乎乎的,从来没洗过的样子。折腰裤的白裤腰折着塞进布绳子里,走起路来裤子摆动的幅度特别大。

串清脆的笑。我站在岸边看,看他们撩水打闹,看阳光在水面碎成星星点点——可不是么,无水的夏天算什么夏天?这山里的水,才是夏天的魂。

傍晚,人们纷纷在溪边安营。石头垒起简易的灶台,炭火噼啪地燃着,肉串在铁丝网上吱吱冒油,香气混着水汽漫开。有人把西瓜泡在溪水里,切开时咔嚓一声脆响,红瓤里还嵌着冰碴儿。山风穿林而过,带着烧烤的烟火气,也带着溪水的潮气,吹得人心里分外熨帖。

夜里的山,像被按下了静音键。没有汽车鸣笛,没有空调外机的嗡鸣,只有虫鸣在草间此起彼伏。躺在民宿的床上,盖着薄被,连风扇都不用开。窗外的月光透过树隙照进来,落在地板上,像铺了层银霜。偶尔有夜露打在叶尖,嗒一声,更衬得山夜静得深邃。

在山里,日子过得简单又透亮。白日里踩着溪水看山雾,傍晚围着炭火啃烤肉,夜里枕着虫鸣数星星,连时间都变得慢悠悠的,像溪水里淌着的石头,自在又安稳。原来在山里,避开的不只是暑气,更是被琐事缠裹的浮躁。待出山时,怕是要带着一身的草木清气,和一段浸在凉水里的记忆了。

此刻,朋友在微信上说,天热,想去云中住几时。我回道:不妨简单一点,且去山里躲几日吧!

的门牙:“是老四啊,你是大忙人,不撇了。”那笑声干哑得像晒裂的竹筒发出的敲击声。

最后一次见到蛇哥,是今年开年后,参加火生叔的丧事。殡仪公司的人穿着黑西装在主持仪式。蛇哥上身穿着一件带布扣的黑棉袄,下面穿一条很宽松、极不合体的牛仔裤,估计是他侄子们穿过后给他的,看着很滑稽。他攥着铜锣站在院角,静静地待着,没张罗事,也没碰一下锣槌,直到起棺时才突然抢上前“咣”地敲了一记,把黑西装小伙拿话筒的手吓得一抖。事后花子哥骂他老糊涂,他蹲在灶房门槛上嘿嘿笑:“总得让火生叔听下锣声吧?”我连忙打岔说蛇哥现在还捉黄鳝破?他摆摆手:“现在农药、化肥用得多了,哪里还有野生的黄鳝?”据说火生叔丧事办完的第二天,蛇哥在家闷了半天,然后把铜锣埋在了自家菜园里,结果一亩茄子秧全蔫了。

我给堂哥转了200块钱,几分钟后堂哥微信留言:“老四,你转的钱我都替你买鞭炮了,蛇哥喜欢热闹。”我想象着鞭炮在清晨的薄雾中炸响,红色的纸屑像雨一样落在新坟上。而扛扁担鸣锣开道的,再不会是那个系着布绳、穿着折腰裤的蛇哥。

我突然想起蛇哥说过,人死了,魂会顺着水路回家。我蹲下身,把铁皮盒子里的鸡娘棋倒进海水里。塑料棋子浮沉了几下,就被卷进了黑暗深处,但愿这个棋子能陪蛇哥一起回到新家。

